

陳國樺譯

蘇渥洛夫大元帥

商務印書館印行

● ● ● ●

蘇渥洛夫大元帥

自傳體小說

I. Bakhitov
A. Razumovsky
著
陳國樺
譯

蘇
渥
洛
夫
大
元
帥

商務印書館印行

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五月初版

(84324號粉)

蘇渥洛夫大元帥

(Field Marshal Suverov)

渝版粉報紙 定價國幣壹元伍角

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

※	※	※	※	※	※	※	※
※	※	※	※	※	※	※	※
※	※	※	※	※	※	※	※
※	※	※	※	※	※	※	※
※	※	※	※	※	※	※	※
※	※	※	※	※	※	※	※
※	※	※	※	※	※	※	※
※	※	※	※	※	※	※	※

原著者

I. Bakhterev
A. Razumovsky

譯述者

陳國樺

發行人

王雲五

印刷所

商務印書館

發行所

商務印書館

蘇渥洛夫大元帥

序曲

年輕的軍官

一七六零年秋，柏林，在卡介森家中，他是柏林市市長。布幕拉開時，有一座書房，地毯鋪在地板上，卡介森坐在桌邊，雙手捧著頭。牆上掛著佛力德烈大帝的畫象，戴著漂亮的假髮，穿著一件紫色的外套。這書房有三個門，一扇門通到走廊上，一扇門通到裏房，另一扇是玻璃門，通到陽台上，在玻璃門邊站著卡介森的妻子。她的眼睛注視遠方，看到底下濕濕的草坪，看到屋瓦頂，看那光禿的樹木和教堂。正在下雨……有一位柏林市政府的職員，神經很緊張的在房裏踱來踱去，還有一位文官在那裏，他也是情緒很緊張，一小隊的俄國兵在草坪上出現，在喧囂的軍樂聲中走過卡介森的屋子。接著是第二第三隊俄國兵走過，遠處有軍樂在奏鳴，俄國軍隊正佔領柏林。

卡介森夫人：

序曲

先生！先生！俄國兵已到了柏林，他們走前來了。

卡介森（衝到窗子邊）呵，我的天，這些俄國變子到了柏林！讓魔鬼殺他們！快到市政廳去，馬上傳那些商人來，時機還未失掉，我們仍然可進行交涉，救出我們自己。

文官瓦納：我會遵命去做。

卡介森：瓦納兄，請勿心慌，卡爾烏力不會使我們困在牛角尖裏。

文官瓦納：我們現在僅能聽天由命，聽卡爾烏力安排，他是俄國的皇太子。

卡介森：你馬上到會計處去，我會應付其他，可憐的國王，可憐的祖國。

卡介森夫人：仁慈的上帝，什麼都完了！

克洛蒲辛：涅槃甫，這裏很不錯，我們可以紮營在這裏（對士兵說）你們跟我來。

卡介森：現在，他們進來了。

（士兵們走到門邊，他們不整齊的服裝，給秋雨所浸透，並澆滿泥漿，首先進來的是彼阿得李斯可夫，一位年老的士兵。）

斯可夫：（放下他的來福槍，擦擦他的手）啊，好糟糕的天氣。

（杜巴梭夫，另一位士兵腳上受了傷，跛着進來，葉哥金扶着他。）

葉哥金（對杜巴梭夫說）：現在你可以休息一下。

克洛蒲辛：（對士兵）你們就住在這裏。

士兵們：甲：吓，吓，骨頭都凍酥了！乙：我身上找不出一根乾骨頭！丙：好，城市總比戰場好，下雨時你可找到掩蔽。丁：我要去睡了，直睡到後天才會醒哩。

（卡介森打開抽屜，拉出一大疊文件。）

李斯可夫：我們餓着肚皮跑了幾天路，但現在我們疲累的身體，可以休息在這「皇宮」裏，這是我們應得的享受。

葉哥金：（幫助杜巴梭夫坐在靠椅裏）我們會關照你，你在醫院裏也不會更好的，你把腳伸過來，我把你的靴脫掉。（輕輕把靴從杜巴梭夫受傷的腿上脫掉。）

克洛蒲辛：（對葉哥金）當你在脫的時候，你最好把自己的靴也脫掉。看你弄得多麼凌亂。（對士兵們）脫掉你們的皮靴！你們把蓆子弄髒了！

葉哥金：脫掉吧！

（士兵們脫去皮靴，卡介森攜着一批公文離開房間。）

一位士兵：瞧，這位先生多窘迫，喂，那邊（指着卡介森離開的身影）還管那些文件幹嗎？——你在那邊把蓆子捲去。（卡介森走了。）

李斯可夫：讓他去吧！你不看見他心煩意亂嗎？

葉哥金：（脫掉皮鞋）我的老爸常常說：只有傻瓜才穿皮靴，聰明人穿的是樹皮鞋，智者是赤着腳走路……他常在冬天赤着腳走路，他真的這樣做。

李斯可夫（脫掉皮靴，口裏哼着）：啊，我多麼渴望着你，我的爐火，我的家是多麼可貴！

卡介森進來，經過桌子邊。

葉哥金：現在，伙伴們把地板弄乾淨，讓我們跳舞吧，杜巴梭夫，我們跳吧？

杜巴梭夫（撫着打傷的腳）：啊，我會不願意跳嗎？但我腳上的洞口不讓我跳啦。

葉哥金揮動他的手，步子踏着地板，嘴裏哼着：啊，我多麼渴望着你，我的廣袤的大地……

杜巴梭夫：這老傢伙又想家了。

李斯可夫：冬雨現在已下過了嗎？（停住）

葉哥金（審視佛力德烈的畫像）：他們弄了一個漂亮的蕩婦在這裏！

卡介森（突然激怒）：什麼「蕩婦」！那是佛力德烈！佛力德烈大帝！他是國王！

杜巴梭夫（對葉哥金）：這是國王！這是國王！你却說是蕩婦！他們不能忍耐，如果他們的國王給侮罵爲下流人的妻子！

克洛蒲辛（對卡介森）：你怎麼會說俄國話？

卡介森（停了一會）：當我們和俄國沒有戰爭時，我有一間大商店，我常到彼得堡做買賣，我常到那裏。

克洛蒲辛：你也許到現在還去做買賣……

杜巴梭夫：而現在，却該顏迎接你的客人。（大笑）

（在談話時，有一位年輕的軍官走進房裏，他有中等人的身材，穿着戰地制服，手臂裹着石膏吊起來，他站在門口，沒有人看見他。）

年輕的軍官：他們倒很自在……你們好嗎？

（這些士兵看見官長，在一分鐘以前，他們都是活人，現在突然變成冷硬的雕像：「官長日安。」杜巴梭夫掙扎着站起來。）

年輕的軍官：（對杜巴梭夫）別站起來！別站起！你們都是從威厄嘉來的嗎？你在什麼地方受傷？在哈爾門？你叫什麼名？

杜巴梭夫（半坐半站）：報告官長！我叫杜巴梭夫勃洛卡。

年輕的軍官（將手攔在杜巴梭夫的肩膀上）：好，好，我知道你在這裏很舒服，現在你有一個休息的機會。（跨坐在一張椅子上，注視每位士兵）：都像木偶……你們為什麼把胸脯挺出來？（停了一會。士兵們繼續站着硬直直的立正姿勢，直望這位年輕的軍官叫出口令：「稍息！」這聲一來，依照陸軍規則，這些士兵才鬆了口氣。）好了！好了！（對克洛蒲辛）你把十英的生命都訓練完了。

克洛蒲辛：是的，官長。

年輕的軍官（對葉哥金）：等一會兒！咳，你，那邊那位英挺的士兵，你叫什麼名？

葉哥金：我叫伊文葉哥金，官長。

年輕的軍官：好，葉哥金……你覺得柏林怎樣？喂，美麗的城市？你喜歡嗎？

葉哥金：不曉得，官長。

年輕的軍官：怎麼一回事！你的眼睛呢？

葉哥金：不曉得，官長。

年輕的軍官：你也不曉得你的眼睛在那裏？你這木偶，你是一塊木頭！

杜巴梭夫：報告官長！（年輕的軍官回過頭來）我這樣看柏林，柏林是不錯，一座富庶的城市，面積相當大，比較我們的威厄卡還大。

年輕的軍官（對士兵們）：伙伴們，你們怎麼說呢？

士兵們：是的，官長！

年輕的軍官：呸！你們承認！你們沒有眼睛嗎？你們沒有心嗎？你們佔領一座城市，冒着生命的危險，究竟是怎麼樣的一座城？有什麼重要性？（士兵們都靜聽着），終沒有一個人解釋給你們聽，他們以為你們不須要曉得，但是，不，葉哥金一定要曉得，而你，杜巴梭夫，你……和你……你們大家都要曉得，這裏是佛力德烈的軍械庫，火藥廠，鎗砲廠，兵工廠……士兵們，這是偉大的勝利！

卡介森跑出來，神情不鎮定的走近這位年輕的軍官。

卡介森：報告俄國官長，致敬！官長！

年輕的軍官：我相信你就是市長。

卡介森：是的，是的，我就是，我是卡介森！

年輕的軍官：有什麼事？（卡介森示意他到旁邊去了。）

卡介森：我最歡迎俄國的官長……但那些士兵呢？我也要把普通士兵，安排在三層裏嗎？

年輕的軍官：這些士兵會離開你的書房。

卡介森：呵，千謝萬謝！

年輕的軍官：這裏將是總司令部，士兵要住在你的客廳。

卡介森：啊，多麼不幸！首先佔領柏林，以後佔領我的書房，現在佔領我的客廳……（對

士兵們）親愛的佳賓，請走這條路！

（士兵們收拾他們的東西，跟着卡介森，這位年輕的軍官，他就是蘇渥洛夫，獨自留在房裏，他注視牆上柏林市全圖，注視佛力德烈的畫像，從陽臺上的門望到方場上。

蘇渥洛夫：柏林，你就是這種樣子的嗎……

查尼歇夫將軍走進來，軀體肥碩，神情不安定，一位副官跟着他。

查尼歇夫（喘着氣）：吓，漂亮的書房！從來沒有過那麼好的總司令部，美哉！美哉！

（對那位副官）請你發發慈悲，到屋主的房裏，告訴屋主太太趕快煮香腸，告訴她要快些，我的肚子已咕嚕作響……我馬上就來。

（副官致敬禮後就出去）

亞力山大威西力慈！親愛的兄弟，怎麼我沒有看見你……啊，你掛了彩？……

蘇渥洛夫：只是抓傷一點點。

查尼歐夫：你是對的，在這些日子裏，一個創傷就是一條抓痕，掛彩就等於手指的彈痛……我聽人說，你幹得非常漂亮，我一定要讓你父親威西力伊文諾勿慈曉得這事，讓他也為他的兒子而得意……你滿意嗎？

蘇渥洛夫：一點都不滿意，我們在城外浪費太多時間，讓兩支敵軍都逃之夭夭，不然，我們可以一舉而殲盡敵軍。

查尼歐夫：性情多麼火急！老是那麼急迫，你常常有那種奇思怪想……

蘇渥洛夫：那樣才可以結束戰事。

查尼歐夫：請停止這種小孩的行動，我們要注意戰略！戰略——那是你所需要的！並不是什麼事都要在戰場上解決，我的孩子，有很多事情已在聖彼得堡解決了（放低他的聲音）使阿得費多羅威慈，他陛下的皇太子，不久以前改了名，改為什麼卡爾烏力！為什麼呢，他的俄國話也說得期期艾艾的，他用德語來廣告！這就是那麼一回事——皇太后說：「前進」，但這

位佳兒却說「後退」……時間是不一定的，今天他是皇太子，明天他就是皇帝……而我的階級和官銜，却不是永遠釘在我身上……你笑嗎？你注意我的話，當彼阿得費多羅威慈登極後，他會和佛力德烈簽訂同盟，更甚的，他會派我和我的部下援助佛力德烈。（彎腰和蘇渥洛夫耳語）下令叫我們保護佛力德烈……

蘇渥洛夫：我不懂你這話，柴哈爾格利哥力……

查尼歇夫：噯，你今天真呆。你應該去問脫都崩，他會告訴你一切陰謀……

蘇渥洛夫：我不願意曉得，我不願意從脫都崩學得卑鄙醜惡的事。

查尼歇夫：瞎說！你不要對脫都崩那麼不客氣，他是很有地位的人，在彼得堡，人們對他非常尊敬，你在他面前得小心說話。

（脫都崩進來。）

啊，脫都崩，你來了！我要出去一會兒，在我離開後，你代我負責總司令部的事，衛隊都站崗了嗎？

脫都崩：他們早已站崗好了，城裏的秩序很好，但是我奇怪你，城已經佔領，而投降條件還不曾擬妥，也還沒有簽字……

蘇渥洛夫（對查尼歇夫）：請原諒我，這城已向勝利者投降，除了普魯士人以外，誰需要這些條件？

查尼歐夫：來，來，亞力山大威西力慈！什麼事都要弄得黑白分明，沒有人能找出什麼毛病……脫都崩，你得小心些……和市長把事情討論妥後，我就會簽字，當心，什麼事都得依照彼得堡的論旨做。……

（卡介森進來。）

卡介森（對蘇涅洛夫）：報告官長，你的意見都已辦妥，士兵們都非常高興。（看見查尼歐夫和脫都崩）呵，將軍大人，多麼光榮的駕臨，我很高興！（深深打躬）

（查尼歐夫和脫都崩稍爲點頭回禮。）

脫都崩：你是市長嗎？

卡介森：是的，是的，我是市長卡爾馬利亞卡介森。

脫都崩：給你介紹查尼歐夫伯爵殿下，他是遠征軍的總司令……我是脫都崩將軍。

（卡介森再鞠躬致敬。）

查尼歐夫：好，我就要走了……我還有重要的事。（對卡介森）脫都崩將軍會和你討論一切。

卡介森（鞠躬）：我很高興。

脫都崩：我們所負擔的任務是最嚴重的。

（卡介森再鞠躬，查尼歐夫行到門邊，蘇涅洛夫趕快跑前去。）

蘇渥洛夫：柴哈爾格利哥力，請你別走。

（副官進來）

副官（對查尼歇夫）：伯爵殿下，什麼都準備好了！

查尼歇夫：是嗎？（對蘇渥洛夫）你瞧，我還有要緊的事……（高聲喊）跟這位市長討論條件時，蘇渥洛夫少校，你是要在場的？（查尼歇夫和副官出去。脫都崩坐在靠椅裏，卡介森很恭敬的站在他面前。）

脫都崩：我們已和柏林衛戍司令豐洛作夫簽了普通的投降條件，剩下的幾項是和市長簽字的，（卡介森鞠躬）總司令命令我們：本城應捐輸一筆鉅款……兵工廠，製砲廠，火藥廠都應該毀壞！（卡介森是靜靜地）我們現在是要討論這幾項，這需要很多時間……我們不想麻煩我們年輕的朋友……他是累了，且掛了彩，蘇渥洛夫少校，我不想停留你！

（蘇渥洛夫遲疑了一會兒，就行到門口去）請告訴查尼歇夫伯爵，叫他不必來這裏，我馬上就到他那邊去。

蘇渥洛夫（在門邊回過頭來）：是的，我會去找總司令。

脫都崩：就是這樣子，你可以去，少校先生。

（蘇渥洛夫出去，沉靜片刻，卡介森突然變了形狀，他挺高胸脯，裝出驕傲的神氣，很嚴厲的俯視着脫都崩，他不再滿不在乎的坐在靠椅裏，但坐得直直的，臉上是另一種表情。）

生？

卡介森：這樣……（停頓）這般……（坐在對面的靠椅內）你自己要怎麼說，脫都崩先

脫都崩（站起來）我想說……情形如果……

卡介森：住嘴！（停頓）不要藉故推諉。

脫都崩：卡爾烏力陛下的諭旨，我已詳述在信裏……

卡介森（很尖利的）：彼阿得費多羅威慈不會發出這種命令……你必定誤解他的諭旨。

（他把拳頭擱在桌上，用德國話詛罵着，很激怒地用手指在比劃，反覆說着彼阿得費多羅威慈，卡爾烏力的名字，脫都崩用德語回答，顯然企圖證明自己是無罪的，他從袋子裏拿出一張文件，交給卡介森，他拿來審視一番，提供了好些意見，脫都崩點頭讚許，便把文件修改。）

卡介森：這是多麼可怕！多麼恥辱的事！他們的行為像懦夫般，這些沒有脊骨的蠢東西！

脫都崩：請原諒我，先生，我已盡了最大的力量。

卡介森：我希望知道，我們偉大的保護者卡爾烏力，他就是彼阿得費多羅威慈陛下，他究竟在想些什麼，當他發下這嚴厲的諭旨？

脫都崩：我的天！卡介森先生，請別失望，一切都會圓滿解決。

（查尼歇夫進來，他很生氣，卡介森馬上裝出一副謙恭的假面具。）

查尼歇夫：脫都崩將軍！

脫都崩：啊，報告總司令，我正要到你那邊去……蘇渥洛夫少校沒有告訴你嗎？

查尼歇夫：蘇渥洛夫少校說，你叫他離開房間，你為什麼這樣做？我命令他留在這裏，在你們會商的時候。

脫都崩：請原諒我，我沒有聽見你的命令……我以為蘇渥洛夫少校太年輕些……

查尼歇夫（對脫都崩，一眼掃視卡介森）：脫都崩將軍，我要和你說幾句話。

（卡介森鞠躬，匆忙退出房間。）

脫都崩將軍，你似乎忘記了我是遠征軍的總司令！

脫都崩：不敢，不敢，殿下（停頓），但我忘記告訴你（放低聲音）很重要很悲痛的消息……（停頓）是從聖彼得堡傳來的，（停頓）從可靠方面傳來的……

查尼歇夫：什麼事？

脫都崩：我們的皇后伊利賽域德，彼脫洛夫娜……

查尼歇夫：怎麼？

脫都崩（停了一會）：病得很厲害，（停頓）她的情形很嚴重，（停頓，在胸前劃十字架）已經沒有希望。

查尼歇夫：你說什麼？脫都崩，那不會是真的！

脫都崩：我們得信賴萬能的上帝！（停頓）但有一個危險，很快我們就要在新皇前宣誓！